



長連士上

.61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上 士 連 長

中國人民解放軍 0924 部隊政治書籍

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9.3.昆明

上 士 連 長

*

著者：李兴才等

編輯者：中国人民解放军0924部队政治部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昆明書林街100号）

（云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号）

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裝 云南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 $\frac{15}{16}$ 字數：40,000字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數：2,081--6,087

*

統一書號：10116·250

定 價：(6)一角八分

責任編輯：李文和 封面設計：吳國城

卷 首 語

本書收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〇九二四部隊業余作者的六個短篇小說。其中；有的是邊防對敵鬥爭的故事；有的是關於軍民關係、邊疆幾年來的變化和新人的成長的故事。也可以說，這是一本描寫愛情的故事，戰士對邊疆人民的愛，戰士對祖國的愛，戰士高尚的情操。

這些東西，在藝術概括上，在形象刻劃上還有缺陷。這本小集子還遠遠沒能反映出幾年來部隊在邊疆的火熱鬥爭。但是我們相信，在部隊掃盲之後，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，會產生又多又好的、戰士自己寫自己的文學作品來。

編 者

目 錄

上士連長.....	李兴才 (1)
边境道上.....	許章衡 (13)
源山深林擒匪記.....	周冠英、孟献心 (23)
曙光.....	黃天明 (30)
宿營.....	郭明孝 (41)
远方归來的战士.....	李道謙 (49)

上士連長

李 兴 才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和七連排長牛开一塊到猛猛河边散步，看看工兵連新架不久的木桥。太陽穿过云彩，發出万道紫光，大地也穿上了金黃色的衣裳。微風中，花草表演着各种微妙的舞姿，樹枝和長途电綫伴奏着一种奇怪的舞曲。猛猛河泛起了魚鱗般的波紋，远远看去就好象陽光下的一疋展开的彩緞。双江的下午顯得格外美丽，景緻也異常迷人。人們一天工作后的劳累，將消逝在这微風異景中。

一路上我們由訓練扯到國家建設情况，談的不外乎都是各自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切。

“我們的上士‘連長’同志，到哪儿去呀？”牛开調皮的問道。

一个上士迎面走來。他有点尷尬，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說：“愛呀！我的老首長，你叫我多活几天行不行？为什么老叫我这样不好受！”說着从我身边忽忽地掠过，“本來就是連長嗎，为什么要难受呢！”牛开一本正經的补充了一句。

我看到的連長都是上尉、中尉，可從來就沒有見過上士連長啊！他們的對話倒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驚訝地問：“老牛，你們的那位上士連長是好久來的？怎么还是上士呢？”我对他們連長的軍銜感到奇怪。所以把上士两个字說得特別重。

“哦！忘了給你介紹：他叫刘建，我們都管他叫小刘，五

一年來我們連的，五三年就開始干“連長”，還是我的老上級呢！“爲啥還是上士呢？”我越聽越詭異，越奇怪，重復追問了一句。

“噯！你是問我們那位‘連長’的軍銜啦，說來話長，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呢。

“那你就說說唄。

“那是1953年十月的事。”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兩支香烟，給了我一支，點燃後繼續說：‘你知道，那時候咱們部隊還在營建，我們排也不例外，在三岔河燒石灰。人雖說很少，生活過得還是滿愉快的。有一天下午，噫，跟現在的時間差不多，活動開始了，有的采野菓，有的掏小雀，有的抓松鼠，樂器的愛好者們拉起了他們喜愛的樂曲，我呢？他抖掉了烟灰，吸了兩口又繼續說：“你知道我一樣也不會，還是和幾個志趣相投的人一塊兒閑扯。後來不知道咋搞的逗開小陳啦。噫！這個人不喜歡講話，說起話來也挺調皮，平時象個姑娘樣，所以大家都喜歡逗他。馬玉清意味深長的對小陳說：‘陳貴，你們云南可真好呀！真是名不虛傳的四季如蒸。’‘這可不是吹的，如果要在你們山東最少也得穿棉……這有啥好笑的，這是事實嘛！’陳貴不解其意的驕傲地說。

‘阿嘛！說的全都是事實噯，人都蒸熟了嘛，當然是事實囉，可合？’張玉清學着云南腔吱聲吱氣補充了一句，逗得大家笑的前仰後合。

陳貴發現自己把蒸字誤聽成春字，臉燒辣辣的怪不好受，想走吧，大家又笑，就不好意思的把身子一扭，坐朝一邊，見路上有一匹馬直奔上山來，他早想拉開話題，避開這種場面，就乘機用手一指說：‘你們看，有人到我們這兒來了，看樣子

好像是通訊員劉建。’說着就溜走了。大家不約而同向山下看去，果然一匹馬向山上奔來。‘就是他！我看清后肯定的說。

近了，劉建下了馬，把馬拴在橄欖叢中，將飯包向后推了推，解開皮帶拿出水壺咕咕咚咚的喝了一陣水，長長的喘了一口氣，一面走一面整理服裝。

‘小劉，又來干啥？飯包里裝得滿滿的，啥東西？拿給咱看看；有啥好消息沒有？說給咱听听。’張玉清走向前去問。

‘無事不上三寶殿，有事才來你們排。通訊員唄，你說干啥？還不是傳達命令送東西。’‘啥東西呀？’‘東西嘛……不多，只帶了三盒罐頭、兩斤肉。外加海帶、葡萄酒。’劉建學着山東口音，說着快板回答。

‘帶這點東西干啥？’我問。

‘嗨！看你迷成啥了！明天是十一節，會餐用的。’

‘別扯淡，這點東西別說會餐，連做香料都不夠……唉！究竟是啥命令呀？說給咱听听。’張玉清有點不耐煩又有點帶命令式問道。

‘命令嗎——這個——就是命令。這叫軍事祕密！懂嗎？’劉建雙手往肚子上一合，擺出一付打官腔的樣子。

這次張玉清可火啦！找不到理由，就端出他過五關斬六將那一套，想用老資格制人，便說：‘嗨！我看你機槍不好，零件還不少，才當幾天兵，毛病還不小。你在我這兒抖擻啥！搞啥蛋！想當年我在洛陽戰……’

‘算了，現在我還有任務，等我把命令送到以後再來吧，怎麼樣？為什麼老要那麼生氣呢？小心別把肚子給氣炸驢。’劉建有心思，他一邊說一邊向排長住宅走去。

这下張玉清可真給气毀了，脖子上現出大大的几股青筋，眼睛瞪得圓圓的，向前追了兩步，看刘建不理，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，噁了一声，轉身就向宿舍走去。看样子要不是小刘送命令呀，还有一場好斗呢。

刘建到排長那里不久，排長讓陈貴叫我去。

排長跟三班住在一起。是一幢新建不久的草房，周圍都是用茅草夾的。同志們都叫它四面通風三面朝陽。的确，要不是頂上的草蓋得厚，就得四面朝陽。排長的床鋪緊靠东屋角，前面放有一張不大的辦公桌，桌上放有一只暖壺，一只煤油灯和一些辦公用具。辦公桌的一头緊靠小窗（要說是辦公桌还不如說是几塊木板恰当）。一边放有長凳，战士們都叫它土制沙發，用一棵樹破开修了修樹枝，刨了刨端面，薄薄的，光光的，富有彈性，坐在上面軟軟的；別看他沒有沙發那样美觀，可比爛沙發強。

我到排長那里，見刘建和排長談的正熱鬧：‘……所說，全國人民慰問解放軍代表團很快要來了。为了迎接慰問團，營地可熱火啦！不要說咱們寢上，就拿工兵連說吧，一天就蓋一幢房子，新紀錄多着呢。其它的——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’

‘一班長！’排長對我說。‘對啦，那時我還在一班當班長。’連長說，我們排超額完成任務，團里決定給我們軍旗前照象的獎勵。明天大家都回營地，這里留下兩三個人看管一兩天。刘建同志也留在這兒，這是他帶來的東西給留下的同志過節用。’排長說着，指着桌上放的罐頭、烟酒等。‘我看，你留下吧！’有意見沒有？’排長問我。

‘沒有。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。

‘這兒的情況你也比較了解，’排長又對我叮囑，‘不

过，要注意呀，根据上級通报，近月來李瀾这股殘匪，經常派遣武裝特务混入國境，其任务是刺探軍事情報和乘机破坏。我們走后你們要特別小心，不要出乱子。……你笑啥？’‘我看李瀾这老头子，真叫夢里娶媳妇——尽想好事。說老實話，近几年來沒有打仗，手总是癢癢的，心里老是不痛快。我們沒有找他，他倒給送上門來，这不是搗冬瓜上梁山——給好漢們送菜嗎！讓他來吧，多多益善。’‘不对，牛开同志，俗話說得好，明槍容易躲，暗箭实难防。如果他偷偷干你一傢伙，受不了哇。同志，这叫麻痹輕敌思想！就是死老虎，我們也應該当成活老虎打。这决不是小题大作。’排長停了停看看我，又嚴肅地說：‘我們的营建，敌人看來是一个釘子，他会想尽千方百計拔掉它，不讓我們在这儿扎根。我們呢？不准他动一草一木！假如存在你这种思想，就会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应有的損失。你說呢？’‘是呀！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’我羞愧地低下了头。‘應該想到。’排長拿着蘸筆在桌上來回的寫着，寫的什么連他自己都不知道，眼睛死死的盯住墨水瓶。

‘其他还留誰呢？’‘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刘建，另一个嗎。——張玉清怎样？’‘行！就是平时愛說点二話，战斗、工作中都表現得很好，再說老同志始終是老同志。’

‘就这样。你跟張玉清談談；一会点名时我給大家講講。’

回到寢室后。不知道是过于緊張呢，还是害怕，心臟跳動得特別厉害……”說着他把烟头向河里丟去，河水滾起了圓形的水波，由小而大，逐漸消失在兩岸。接着他又說下去了：

“想想看，一个班長，只有三個人，要負責整个工地的安全，說真的象这样的任务还是头一次哩。虽說躺在床，合上了眼睛，但排長那嚴肅的和藹可親的談話却在我腦子里翻騰着，就

象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使我好长时间辗转不能入睡。是呀，长时间没有战斗，无形中在我们脑子里增长着麻痹、轻敌思想；尤其是李瀾、蒋介石这些傢伙，咱们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才昏昏睡去。

东方刚现出鱼肚子白，山岗还在沉睡，不时还影影绰绰地听到猫头鹰的悲啼声。一切都很平静，山脚下渐渐地升起了青色的薄雾，口哨声划破了静静的黎明。同志们紧张地打着背包。收拾自己必要的日用品。炊事班忙碌着做早饭。

早饭后，部队向营地出发了。排长将食品交给了我。张玉清看到仅三个人，就给带来这么多东西，满足地说：‘上级对咱们可真关心；这回可该咱饱餐一顿！’

‘噢，连做香料都不够！’刘建学着张玉清的腔调说了一句，互相看看，我们都会意地笑了。

部队走后，我们整理好环境卫生，收拾了一下紊乱的东西，就开始煮晚饭。不当家不知盐米贵。这句话一点不错；平时炊事班给咱做好饭吃在肚子里还有意见，现在轮着咱们自己啦。三个人都没有干过炊事员，又遇到海带、腊肉这一类的东西，一顿饭做了半天，总算煮熟了，吃起来不是咬不动就是没有味，可是谁都没有说二话，只是相视笑笑。这次晚饭吃的時間較長，一边吃一边扯闲話，我怕他们俩喝醉了酒，就将一瓶酒分做两半，留一半明天吃。吃饭时张玉清問刘建：

‘连里第一练习打了没有？’

‘打了。’刘建說。

‘打得怎样？’

‘二三排总平良好，还算不坏。’

‘你呢？’

‘不敢說，三槍二十環，良哥。’

‘窩囊！要叫咱閉着一隻眼也得打个优秀。’張玉清故意捉弄他，小刘果真上了当。

‘吹哈！你要閉上眼能打上靶，我買一條大重九香烟給你！’

‘不買呢？’

‘你——’小刘还想說什麼，却被我搶过話題說：‘別抬槓，他說的全都是老實話，打槍啊，不閉着一隻眼睜着兩隻眼打？你打槍的時候，是睜着兩隻眼打的？那才怪呢！說說其它的吧。’‘喘！可真有兩下，’刘建帶着欽佩的口吻說，用挑釁的眼光看了張玉清一眼。最后我們研究了一下晚上的崗哨，決定每人担任三小时。晚飯就在这愉快的談笑中結束了。

夜，非常安靜，皎潔的月光襯着閃閃發光的星羣，微風中還可以聽見夜鳥悠揚的愛情曲，好像在向誰敘述衷情。夜好像把我帶入了甜蜜的夢中，不覺自語道：象這樣的夜人們一定睡得非常香甜；天安門的露天晚會恐怕開得正酣，一對對的情人還在戀戀不捨地低聲細語吧？尽情的跳吧！談吧！我們在這兒守衛着哩！…

夜使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遐想，憶起了1947年的一個晚上。因哨兵失職而受到敵人的突然襲擊。當我們發現敵人的時候，敵人已經進了村莊，全連受圍，在那次突圍中我們班失掉了班長，他一個人掩護全班突出，我們突出來了，而班長呢？犧牲了！當我們把敵人趕跑以後，我抱住班長的遺體，眼淚象泉水一樣，簌簌地直往外湧。那時，我才第一次感到世界上語言是多麼貧缺：你知道嗎？我有好多要說的話，都沒有說出來。也不知道該怎樣說，我記得我只說了這麼幾句話：‘班長，安息吧……我替……你……報仇！我知道我應該怎樣去站崗，放哨，去消滅敵人！放心吧班長，我絕不會失職！’當我說

完后，就抱着班長痛哭起來……

突然，嚙的一聲打斷了我的思路。一听就知道是鐵傢伙碰在石頭上，我側過身子往山脚一看，好傢伙！在不到二百公尺的地方，黑黑的一片，直往上爬。我知道事頭不對。放开最大嗓門喊道：‘誰？干什么的？’我这样大聲發問有兩個企圖，一是問個究竟，二是想喊醒張玉清和刘建，讓他們有所准备。回答我的是叭叭兩槍，一槍从我右边穿过，另一槍可能上天啦。我腦子中很快閃現出兩個字：‘敵人’！接着果真見一羣人向我們扑來。我照准人羣就是一梭子，不頂用，敵人扑得更快。眼看就到我眼前了——最多不過二十來公尺，就在这千鈞一髮之際，突然聽見小刘大聲的喊道：‘一排長！’

‘到！’張玉清的聲音。

‘你排迅速占領石頭村高地，卡斷敵人後路。’

‘是！一排跟我來！’說着，張玉清很快向右边山頭跑去。敵人的卡賓槍、冲锋槍一齊向張玉清射去，放棄了對我的射擊。再一看敵人，亂成一團，邊打邊向森林裡退却，一個比一個跑的快。我真奇怪！為什麼張玉清一個人就下得敵人亂跑呢？我回頭一看，好傢伙！在張玉清的後面長長的升起了一道白煙，看樣子總有四五十個人在跑，難怪敵人害怕張玉清！這時又聽見小刘的聲音：‘注意隱蔽，沒有命令不准開槍！’這回聲音可沒有剛才那麼嚴肅，雖說聲音很大，好像還在笑呢。雖說在戰鬥中，我也暗暗的發笑；如果你要看到敵人那個膿包勁呀，你不笑也得笑，老實話，我真佩服足智多謀的刘建，他要來這一手，够我們受的！

敵人退進林子以後，我們也沒追。回來談話地問張玉清道：‘你那一排人真多，敵人一見你就跑！’

張玉清遺憾地說：‘倒黴！一出門就掛上一只糞箕，繩子

老纏住我的腿，怎么也跑不快，要不，最少還不擦倒他一來八個的。這也算他們走運！’

哦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：昨天部隊走了以後，碎石灰弄得遍地都是，我看到有些不忍心，就把它掃起來放在門口，差不多有半簍箕。你想，他拖着石灰筐子跑，當然後面得跟上一道白煙，再加上地面的石灰，白煙就更大，所以敵人才會集中火力向他射擊。

‘連長同志，指揮得不錯呀！象那麼回事！在強敵面前那麼沉着，勇敢，好樣兒的！’張玉清又象開玩笑，又好象是誇獎似的說。

‘那裏，那裏，還是我們一排長，用兵如神，進軍神速，英勇作戰，勞苦功高！要不然，我這連長還得培台！’劉建不知在哪兒學來這幾句官腔，不快不慢地說得我們好笑。

‘同志們，別開玩笑了。看樣子敵人是了解我們一些情況，要不然全排沒有走以前，他們為什麼不來襲擊？據剛才的情況看來，敵人還沒有摸清我們的底細，是被吓跑的！看樣子敵人還會來，怎麼辦？打？怎麼打？我們只有三個人，還要守住石灰窖；而敵人呢，至少也有四五十，大家想想看。’我說。

沉默了一會，張玉清若有所思的說：‘既然敵人還摸不清咱們的情況，不了解虛實，我看就給他來個麻雀戰，多布置些假人，咱三個各擋一面。你看怎樣，班長？’他看看我又看看小劉。小劉呢，一直在沉思中；兩眼死死的盯住地面，好象啥東西把他吸住了；右手弄着碎石灰，張玉清的發言好象沒聽見似的。要是各擋一面，張玉清，我，沒有更多的問題；而小劉這是第一次戰鬥，經驗証明，初上戰場的人總有些胆怯，敵我懸殊

又这样大，他是不是害怕？从射击成绩上来看还算不坏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那敌人毕竟是用纸做的，而这是真敌人。平时还有几分孩子气的小刘，我要为他负责。不得不为他着想，替他发愁。张玉清也好像不放心地看着小刘。我看到这劲头不对，就诙谐地对刘建说：‘连长同志，你看怎样？’

刘建不好意思地抬起了头，羞赧地看看我，又低下头说：‘好班长，不要开玩笑；我是在想……不知道行不行？’说着又用手撥弄起碎石灰来。

‘说吧，不行我们再想办法。’我鼓励他说。

‘我是想，刚才我们用石灰吓跑了敌人，他再来我们还用石灰揍他，只要把他们的眼睛给弄得看不见那就好打了。’

‘这倒是个办法，可是要把敌人的眼睛给弄得看不见，这是个问题呀？’我很为难地说。

‘班长，象这样，我们预先搞上几堆石灰，敌人来了，咱们的手榴弹都往石灰上砸，这样手榴弹既能杀伤敌人，石灰也能打瞎敌人的眼睛。’张玉清高兴地说。

他们的谈话使我忆起了我的童年时代。有一次我去赶庙会，主要的还是去拾粪，我看那儿有一堆牛粪，本想去拾，可是有几个穿呢子衣服的人在那儿捂住鼻子说话，我一看就生气，心想要没有粪你们吃啥！我一摸，正好口袋里还有几个爆竹。我悄悄地绕在他们后边，把爆竹插在牛屎上，拾了个烟头，点着后我就溜了。不一会乒乒几声，听得他们满身都是牛屎！那几个傢伙在那儿罵呀，喊呀，弄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。我小声地说：‘捂住吧，为什么不把鼻子捂住呢？这间恐怕不臭了吧！’我想到这些，肯定地说：‘对就这样办！’我们预先搞上几堆石灰，把手榴弹埋在石灰底下，把导火线拉出来拴上繩

子，在木柄上压塊石头，敵人只要一到咱們手榴彈殺傷範圍之內就拉火！

‘行！在石灰上蓋一个糞箕，敵人就看不出來，就会上我們特制地雷的当！’刘建天真地說。

任务分配以后，在我們前面埋了九个特制地雷。刘建不放心，又在敌人必經要道上增添了兩個。最后，我們把軍裝都脫下來披在石灰上，樹枝上，每人只穿了一件白襯衣。我們反顧了一下陣地，只要走出五公尺就分不清哪是人哪是石灰。我們看了都很滿意。分工的情况是：我和小刘把守寢室，一方面这是敌人必經道路，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顧小刘；張玉清則独擋石灰窰。下四点鐘左右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敌人又來了！这次与前次不同，前面五六支冲锋槍边走边打，來势很兇。我一看这些射手还不算很坏，咱們披在石灰上和樹枝上的衣服被打得直晃蕩。我口里沒說心里想，你打吧！只要你有子彈隨你的便；不到跟前老子不开槍。眼看敌人爬上來了，五十公尺……四十……三十……小刘沉不住气了，叭、叭，就是兩槍。敌人發現我們后，二三十个一齐向我們扑來，冲锋槍、机槍打得叫人抬不起头。張玉清一看敌人都朝我們这边扑，眼早紅了，把槍栓拉得卡察卡察响，咀里还故意大声喊道：‘班長，咱槍打不响啦，撞針断了！’他这一叫不打紧，后面三十來个敌人象潮水一样直往上游，眼看离我們二十來公尺，后面的也進入了我們的特制地雷圈，我暗示小刘戴上風鏡、口罩，我便猛的將繩子一拉，接着就是一梭子，只听見噠…噠…噠，轟，轟，轟，悶声傻气的响了几声，石灰震得滿天都是。緊接着，小刘也拉响了，刹时，啥都看不見，天空白茫茫的一片，在密密的槍声中傳來悲慘的叫聲。我端了冲锋槍扫了几梭子，再回头一看，張

玉清他好象沒事一樣，敵人只离他十來公尺，他那股沉着勁真叫人發急，我不知道他是出了問題呢，還是怎麼的？正想去支援他，突然他噠噠噠的打了一梭子。這回我算放心了，接着手榴彈全响了，爆炸声中，傳來他憤怒的喊聲：‘兔崽子們，來吧，跟你們打交道，咱是不會吝惜子彈頭的！’

再看看那羣來勢很猛的匪徒吧：真象一羣喪家之狗，無頭之蠅，在樹林子里亂嚷亂竄。有的給滾下了岩，有的還在閉着眼睛亂放槍。我們一連向他們交代了几次俘虜政策都不起作用，看樣子敵人還比較頑固。

你听吧，小刘又用連長的声調叫喚开了：‘同志們，沉着气，敵人不繳械就打活靶；爭取在第三練習中獲得优秀成績。’

就这样繼續了兩個小时，民兵、山民，都帶着長刀、短劍、明火槍來助战了。在喊殺声中，敵人抱着腦袋丢了槍，一邊揉眼睛一邊叫投降！关于投降我看他們也明白，向大軍投降還是好說話些，要落在兄弟民族手頭，他那腦袋是不保險的。战斗終於結束了，結果斃傷敵人四十多名，不過大部是眼睛看不見，俘虜完整無傷的十幾個，簡直叫大獲全勝！

後來我回來一彙報，連長当晚就給了我們个隊前嘉獎。小刘還受到團里的表揚。从這以后，我們的事蹟傳遍了全團。連里都叫小刘‘二號連長’。五五年，實行軍銜后，我和張玉清都被評為少尉，刘建評為上士，大家感到对刘建的称呼‘二號連長’不够滿意，就按軍銜叫他‘上士連長’。而他这个‘上士連長’的光榮称号就是这样得來的。”

司号員吹起了响亮的号声。好象是說：時間到了，快回來自習。一路上我被牛开的故事所吸引，暗暗誇耀他們的足智多謀。一个羞澀健壯的“上士連長”从新出現在我的眼帷……